

義講遺金

(上 冊)

天 津 中 醫 學 院



金匱要略方論原序

張仲景為“傷寒雜病論”，合十六卷。今世但傳“傷寒論”十卷，“雜病”未見其書。或于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。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，于蠹簡中得仲景“金匱玉函要略方”三卷，上則辨傷寒，中則論雜病，下則載其方，并序婦人，乃錄而傳之士流，才數家耳，嘗以對方証對者，施之于人，其效如神，然而或有証而无方，或有方而无証，救疾治病，其有未備。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，臣奇先校定“傷寒論”，次校定“金匱玉函經”，今又校成此書，仍以逐方次于証候之下，使倉卒之際，便于檢用也。又采散在諸家之方，附于逐篇之末，以廣其法，以其傷寒文多節略。故斷自雜病以下，終于飲食禁忌，凡二十五篇，除重復，合二百六十二方，勒成上中下三卷，依旧名曰金匱方論。臣奇嘗讀魏志華佗傳云，“出書一卷曰，此書可以活人”，每觀華佗凡所治病，多尚奇怪，不合聖人之經，臣奇謂活人者，必仲景之書也，大哉炎農聖法，屬我盛旦，恭維主上丕承大統，撫育元元，頒行方書，拯濟疾苦，使和氣盈溢，而万物莫不尽和矣，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，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，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。

样 本 库

目 錄

金匱要略方論原序	
金匱要略概論	(1)
臟腑經絡先后病脉証第一	(8)
痙濕喝病脉証第二	(33)
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証治第三	(66)
瘧病脉証治第四	(87)
中風历节病脉証并治第五	(95)
血痺虛勞病脉証并治第六	(114)
肺痿肺癰咳嗽上气病脉証治第七	(138)
奔豚气病脉証治第八	(161)
胸痺心痛短气病脉証治第九	(169)
腹滿寒疝宿食病脉証治第十	(182)
五臟風寒积聚病脉証治第十一	(212)

68752



金匱要略概論

(一) 金匱釋名：

“金匱”二字，最早見于素問，“有金匱真言論”一篇，又素問“病能篇”說：“金匱者，決死生也”。古人把最寶貴的女獻，貯以玉函，藏之金匱，置諸石室，取保慎之義。尚書孔安國註：

“武王有疾，周公作金縢，金縢為請命之書，藏之于匱，緘之以金”。又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，這是金匱二字的出處和意義。

(二) 金匱要略源流考：

金匱要略一書，為東漢張仲景所著，是我國古代研究雜病最早的方書，張仲景傷寒論序曰：“乃勤求古訓，博采眾方，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”，說明傷寒雜病，在最初原是一書，并無金匱的名子。後世流傳，金匱書名，不止一個，有：“金匱玉函經”“金匱玉函要略方”“金匱要略方論”“金匱要略”，茲分別考釋如下：

近日影印金匱玉函經，為何義門所藏宋抄本，陳世傑所校訂，前面有宋代孫奇、林億一篇進疏說：“金匱玉函經，與傷寒論，同體而別名……臣等先校定傷寒論，次校成此書，其文理，或有與傷寒論不同者，然其意義皆通，聖賢之法不敢臆斷，故兩存之……”。此可見何義門，所藏的金匱玉函經，是傷寒論的別本，和雜病論的金匱要略，并不相干。近世流傳的，有金匱玉函經二註，是朱丹溪的弟子趙以德，衍義。清初周揚俊補註，雖然也叫金匱玉函經，其內容則不是傷寒，而是雜病，這是書名重複，內容則完全不同。近日影印趙開美刻“金匱要略方論”，前面也有高保衡、孫奇、林億、的一篇序文說：“張仲景為傷寒卒病論，合十六卷，今但傳傷寒論十卷，雜病未見其書，或于諸家方中，載其一二，翰林學士王洙，于蠹簡中，得“金匱玉函要略方”三卷，上則辯傷寒，中論雜病，下載其方……臣奇先校定傷寒論，次校定金匱玉函經，今又校

成此書，乃以逐方次于証候之下，……以伤寒文多节略，故断自杂病以下，凡二十五篇，勒成上中下三卷，依旧名曰金匱方論”。根据这篇序文，王洙的蠡簡本，是仲景全書的节略本，而不是原書真面，孙奇等已經校訂了伤寒論，和金匱玉函經，所以第三次校訂蠡簡时，以伤寒文多节略，故刪去了上卷，而保留了中卷的杂病，和下卷的方子，仍然分作三卷，書名則去掉了“玉函”二字，改名曰“金匱要略方論”，杂病之所以能傳，幸賴蠡簡的节本，而杂病原書，还是至今未傳。

元馬端臨文献通考二二二卷，金匱玉函經条下，晁氏云：“汉張仲景撰，晋王叔和集，設問答杂病形証脉理，參以治疗之方，……”。按晁氏註，則文献通考所說的金匱玉函經，是杂病，和孙奇等所校訂的金匱玉函經是伤寒者，根本不同。

陆淵雷說：“隋唐史志所載，有張仲景方十五卷，而无十六卷之本，外台引仲景之方，在今之大論要略，皆称仲景伤寒論，而每方所注卷数，其百合諸方，并云出十七卷中，肺脹小青龍加石膏湯，并云出十八卷中，是王叔和所据，其卷数与仲景自序。及隋唐志并異”。

考千金方云：“江南諸師，秘仲景方不傳，”孙思邈晚年續成千金翼方，第九第十卷中，收入仲景伤寒論方，而无金匱方，大約孙氏晚年，只見到伤寒論，而未見到杂病論。隋巢元方，作病源候論，其伤寒門中，有伤寒論文，而不著仲景之名，其妇人三十六疾，則云：“仲景义最玄深……”。大約巢氏只見到杂病論，而未見到伤寒論，其伤寒門所引，或从小品錄出。唐天宝中，王叔和撰外台秘要，其所載有伤寒論的方，也有金匱的方，但只云出張仲景伤寒論，而不言金匱，則王叔和所見，乃仲景全書，而仍名伤寒杂病論者，其書或存于館閣中。盖仲景之書，自晋經隋唐，或显或晦，或离或合，其傳不一，后人节刪，減为三卷，遂加要略二字，这是根据日本丹波元簡的意見。

丹波元簡又云：“历覽史志，除伤寒論玉函經及要略之外，仲

景書目，猶載數部，黃素方二十五卷，傷寒身驗方一卷，評病要方二卷，以上出七錄。疔婦人方二卷，出隋志。張仲景方十五卷，見隋志及唐志。脉經、五藏榮卫論，五藏論，疔黃經，口齒論各一卷，出宋志。几十部五十卷，今无一存，實可惜矣”。

綜合以上各家的考据，可知張仲景的著作，不止傷寒雜病論，其餘還很多，大部分都已失傳，最初傷寒雜病論，原是一書，是不是王叔和整理時，便已分開，還是隋唐人才把它分開，已經不可考。徐靈胎云：“當宋以前，本合為一，自林億等校刊，遂分為兩焉”。他只是根據蠹簡而言，而不知孫奇等在校訂蠹簡之前，已經有兩種傳本，都已分開，只有傷寒，而無雜病，蓋因宋代以前，刻版印刷，尚未發明，輒轉傳抄，或得其全，或得其半，各自整理，各自分卷，有人補充上自己的經驗，和理論，也有人簡略抄寫，成為節本，便加以要略之名，貯以玉函，藏之金匱，私為鴻寶，秘不示人，因此有人把傷寒論叫金匱玉函經，也有人把雜病論叫金匱玉函經。

王洙的蠹簡，因為是節本，便去掉了“經”字，而加上“要略方”三字，而名“金匱玉函要略方”，孫奇等校訂之後，刪去了傷寒一部分，保存了雜病和方子兩部分，又去掉“玉函”二字，加上一個“論”字，而定名為“金匱要略方論”，後人又簡稱：“金匱要略”，從此以後，醫界中便都以傷寒論代表傷寒，金匱要略代表雜病，這就是金匱書名的沿革。

仲景之書，宋代以前，抄本很多，自孫奇、林億、奉勅校訂之後，刻板流傳，其餘一些抄本，就漸漸不如孫林校本，被人所尊重，而且既有了刻本，大家也就懶于再抄，因此其餘一些抄本，漸漸淪亡散失。近年發現的三種古本，一種是劉崑湘本，在湖南經何鍵手寫印行，劉仲遠又加以義疏，這一古本，雖名傷寒雜病論，而實際只有傷寒，並無雜病。一種是羅哲初本，經黃竹齋，刻版印行，其內容既有傷寒，也有雜病。另一種是日本發現的康平本，也是只有傷寒，沒有雜病。三種本內容互有出入，說明這都是古代抄

本淪亡之余，然而都有其独到之处，可以补孙林校本所未备。

我們所惋惜的，第一是杂病論原本失傳，現在所流傳的金匱要略，只是节本的蠹簡。第二是林亿等校訂蠹簡时，把伤寒部分刪掉，如果仍然保留着节本的伤寒論，我們便可以从伤寒的节略情况，看出杂病的节略情况。奈今已俱不可得，只有抱殘守缺，从断簡殘編中鑽研探討，以繼承古人的宝貴經驗。

(三) 历代註釋金匱的各家：

历代註釋伤寒的人很多，不下百数十家，而註釋金匱的人則甚少。一个原因是金匱发现晚，流傳比伤寒少，另一原因，是金匱内容复杂，錯乱訛誤較多，很多費解，历代医家，每多望而生畏，因此元代以前，沒有註釋金匱的。元代樊子晋有金匱衍义，有其名而未見其書，朱丹溪的金匱鈎玄，是論治疗，而不是为仲景作註解，和尤在涇的金匱翼一种体例。丹溪弟子赵良仁，字以德，著金匱玉函衍义，清代周揚俊加以补註，就是現在流傳的金匱玉函經二註。明代盧之頤有金匱要略論疏，清代李炳有金匱要略論註，均流傳甚少，医林罕見。魏荔彤有金匱本义，沈目南有金匱編註，程云来有金匱直解，黃坤載有金匱懸解，徐忠可有金匱要略論註，尤在涇有金匱心典，高学山有高註金匱要略，朱光被有金匱正义，陈修园有金匱淺註，唐容川有金匱淺註补正。此外則医宗金鑑中，杂病心法要訣，有吳謙李紱等註。

以上这些註家，各有独到，亦各有缺点，或因襲前人，同然一詞，或各異其說，标奇立異，或局限于一条，而不能联系各条，或局限于本篇，而不能联系各篇，有的不明汉人女气，把拋笔扯入正文，有的只顧条文，把方后註語略过，比例互观，各有短长。

近代註釋金匱的人，有曹穎甫金匱发微，玉和安金匱新註，陆淵雷金匱今釋，吳考槃金匱五十家註，朱壺山金匱精义折中，邱宗山金匱經淺說，严鴻基金匱广义，余无言金匱新釋，黃树曾金匱釋义，这些近代註釋，大部分仍是采取旧的解釋，少数是結合新的理論。日本汉医，註釋金匱的，有丹波元简金匱輯义，丹波元坚金匱

述义，刘栋田良金匱要略方論櫟註。丹波氏校勘考据經文異同独精，为諸家所不及。

(四) 金匱要略和內經伤寒論的相互关系：

張仲景著伤寒杂病論，撰用素問九卷，八十一难，說明他的思想来源，和写作体系，是根据內難經而来，其病理是根据內難經的生理，其辨証辨脉是根据內難經診法，其治疗是根据內難經治則。內經之解說生理病理，是从原理上發揮，解說诊断治疗，是从原則上發揮。仲景即从这一观点出发，通过临床实践，总结出来。故虽经过二千年，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这不能不叹服古人治学的境誼，造詣的超迈。金匱的范围是杂病，尤其注重于辨証治疗，与內經相結合，則不但見內經理論之确，更以見金匱辨証之精。

伤寒金匱原是一書，在辨証治疗中，往往互相关連。伤寒在前，杂病在后，中間有霍乱，阴阳易，差后劳复，瘧湿喝，而伤寒金匱分編，皆列瘧湿喝一篇，其中也有深意，伤寒与杂病，同源異流，伤寒傳变不常，杂病着乎一隅，故伤寒可以变杂病，杂病不可以变伤寒，仲景本此旨以著伤寒杂病論。又難經：“伤寒有五：有中风，有伤寒、有湿温、有热病、有温病”，而仲景开首只列风寒温三大綱，虽湿热二气，亦錯杂互見于六經各条之中，究嫌其有偏重偏輕之弊，故篇末又补瘧湿喝一篇以足之，湿即湿温，喝即热病。論湿論喝，何以又牵扯出一个瘧病来。因瘧是湿热二气之变病，瘧乃筋急之病，古人說，大发湿家汗則瘧，湿化风則瘧，湿病耗液，可以变瘧，而耗液最速之热病，当然更可以变瘧。湿与热隶属于伤寒，瘧隶属于杂病，这就是仲景闡明伤寒可以变杂病的見端，也就是伤寒和杂病之間的关键問題。霍乱阴阳易，也变幻不常，霍乱有用理中湯者，有用五苓散者，有用四逆湯温里者，有用桂枝湯解表者，阴阳易，阳可以易阴，阴可以易阳，故亦属伤寒。差后劳复，为伤寒愈后，因劳而反复，仍然属于伤寒，因三病不能分出六經，故附于六經之后，因其不是杂病，故金匱不采。这可以看出伤寒金匱有互相关联的关系，又有截然不同的界畧，故必互相

印証，于同中見異，从異处參同，便可以悟出許多法門。又金匱書中，有的引用傷寒之方，而條文中，脈証略而不詳，這便須要參考傷寒原文的脈証作補充，才可以順理成章，容易領會。

(五)金匱書中的內容：

陳修園曰：“金匱要略，治療雜病之書也，所載之証，人以為不全，而不知其無微弗到，人所共知者，不必言也，中工所能治者，不必論也，所論者，无一非起死回生之術”。又曰：“金匱合數証為一篇，當知其妙，如瘧濕喝合為一篇，皆為太陽病。百合狐惑陰陽毒，合為一篇，皆為奇怪病。中風與歷節合為一篇，皆言風邪之變病。血痺虛勞，合為一篇，皆言氣血之虛病。惟欬嗽証，一與肺痿肺癰上氣合篇，多系燥火之病，一與痰飲合篇，多系寒飲之病，二欬流同而源異。寒疝與腹滿宿食合為一篇，皆為腹中之病，狐疝與跌蹶臂腫轉筋虺蟲合為一篇，皆為有形之病，二疝名同而實則異。其自為一類者，不過瘧、疽、奔豚、水氣等病而已。……須知傷寒以六經鈴百病，為不易之定法，金匱以此病例彼病為啟悟之捷法”。

金匱開始，就指出一些診斷的方針，和治療概要，首先要求醫師做到“上工治未病”的原則，例如注意病人的面色，听取病人的聲音，觀察病人的形態，呼吸狀況，和脈象等。其次把發病原因，分為三大綱，就是內因、外因、和不內外因。又根據病症的性質，分為“陽性”和“陰性”兩大類。其他如據五臟來分類，把五勞、七傷、六極、婦人病，也分開來。這是金匱關於疾病分類的一些原則。

全書二十五篇，從瘧濕喝，到嘔吐瀉下利共四十多種病，都是屬於內科的。瘡癰腸癰浸淫病，是屬於外科。婦人雜病，和妊娠產後病，是屬於婦產科的。另外是雜治、和禁忌等等。由此可見金匱的內容，非常廣泛。

尤其可貴的，是本書提供了不少效方，其中有湯劑、煎劑、丸劑、散劑、洗劑、坐藥、外敷藥、酒劑，確實是豐富而多彩的，此

外金匱書中，對於煎藥及服藥方法，服後的反應，都有詳細的記載，可以看出古代經典著作的全面性。

金匱書中所列，有病有証，驟觀似混淆不清，因祖國醫學特點，是以辨証為主，是以証律病，不似現代醫學，是以病賅証，它是從証狀和脈象表現的不同，來確定治療的方針，這便是研究祖國醫學首先應當注意之點。

金匱書中病名，是古代的病名，有的和近代不同。例如百合狐惑陰陽毒，今天還不能確定它是現代的什麼病，也可能是古代多有，近代少見的病，又可能因為古代和近代的名称不同，因而對古代的病名生疏了。應當依照條文中所列的証狀，結合體會，通過臨床，才能確定。

金匱文法，借賓定主，兩兩互勘，真義乃見。陳修園說：“金匱以此病例彼病，為啟悟之捷法”真真是一語破的。

仿寒金匱兩書，用過的藥，據鄒潤安本經疏証的統計，共計一百七十三種，而仲景運用，圓機活潑，無所不可。其所用方，也是本着述而不作的態度，大部是引用古代伊尹湯液經的方子，少數是個別流傳的方子，則加以註明，如侯氏黑散，崔氏八味丸。仲景用方，不是死板的強拉硬套，而是針對病情，隨証加減。又往往以一方而治多病，一病而用數方，此中精義，非揣摩有得，不能領會。而後人或欲固定某藥治某病，某病用某方，這樣就會走入死板的教條主義陷阱之中，而不易振拔。我們今天研究金匱要略，必須于此等精微處，深深注意，才不至於棄精華而取糟粕。

（六）結語：

金匱要略，是祖國醫學經典著作之一，它現實的反應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，和疾病作鬥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，繼往開來，樹立了中古時代的醫學體系。不過自晉唐以及宋代，幾經兵燹，錯亂散失，已經是一部殘闕不全的書，其中錯字落字，顛倒句讀，是不可避免的，就其文字有古樸，有稚俗，也可以看出其非出一人手筆，其中有極其精粹的，也有很粗淺的，不易理解的，有有論無方的，也有

有方无論的，我們要闕其所闕，通其可通，在有精蘊處鑽研發揮，有疑義者，留待考補。上級的指示，是“尊重原文，大胆解釋。”因此我們的編寫方式，是采各家註解之合理而切于實用者，作為解釋根據。也有的提出個人意見，與前賢註解完全不同者。更有原文字句解釋不通者，則根據脈經集源千金外台及後世各家之說，校勘訂正。因此本講義的編寫，是參考各家，而不是因襲各家。惟是一人之知識有限，天下之義理無窮，限於經驗和水平，自知缺點錯誤，必不能免，因此這本講義，只可作為試用本，今後在教學中，和臨床實踐中，吸取經驗教訓，更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，以糾正錯誤和缺點，不斷的加以補充和修改，群策群力，共同鑽研，那便有待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了。

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証第一：

原文第一條

問曰，上工治未病，何也，師曰，夫治未病者，見肝之病，知肝傳脾，當先實脾，四季脾王不受邪，即勿補之。中工不曉相傳，見肝之病，不解實脾，惟治肝也。夫肝之病，補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藥調之。酸入肝，焦苦入心，甘入脾，脾能傷腎，腎氣微弱，則水不行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，則傷肺，肺被傷，則金氣不行，金氣不行，則肝氣盛，則肝自愈，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。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。經曰：實實虛虛，補不足，損有餘，是其義也，餘臟準此。

校勘

難經十二難云：“實實虛虛，損不足，而益有餘，如此死者，醫殺之耳”。八十一難云：“經言，無實實虛虛，損不足，而益有

余”。又云：“实实虚虚，损不足而益有余，此者中工之所害也”。据此，则实实上，和虚虚上，均应有无字。

詞 解

〔四季脾王〕王与旺通用，作盛字解；中医以五行配五脏，以五脏分属四季，肝属木，当令于春，心属火，当令于夏，肺属金，当令于秋，肾属水，当令于冬，脾属土，旺于四季，旧历书上，四季末期各十八天（即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以前各十八天）有“土王用事”的记载，就是脾旺的时候。

選 註

尤在涇曰，“按素問云，邪氣之客于身也，以勝相加，肝主木而勝脾土，以是知肝病傳脾也。實脾者，助令氣旺，使不受邪，所謂治未病也。設不知而徒治其肝，則肝病未已，脾病復起，豈上工之事哉。肝之病，補用酸者，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，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。然肝以陰藏而含生氣，以辛補者，所以助其用，補用酸者所以益其體，言雖異而理各當也。助用焦苦者，千金所謂心緩王則氣感于肝也。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者，越人所謂損其肝者，緩其中也。酸入肝以下十五句，疑非仲景原文，後人謬添註脚，編書者誤收之也。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，在實脾而不受肝邪，非補脾以傷腎，縱火以刑金之謂，果爾則是所全者少，而所傷者反多也。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，腎受傷必虛及其子，何制金強木之有哉，細按語意，見肝之病以下九句，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詞。補用酸三句，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。觀下文云，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，可以見矣。蓋藏病惟虛者受之，而實者不受，藏邪惟實則能傳，而虛則不傳，故治肝實者，先實脾土，以杜滋蔓之禍，治肝虛者，直補本官，以防外侮之端，此仲景虛實并舉之要旨也。

語 釋

本條是論藏府治療的相互聯系，以肝藏治法為例。全條分作三段由開首至“甘味之藥以調之”為第一段。“治未病”三个字，不是治沒有病的人，也不是預防工作，而是說好的醫生治病，能够照

顧全面，為了防止病程發展，不但在有病的臟腑着眼，更注意到影響其他臟腑。例如：肝臟有病，按照一般規律，知道肝病可以傳脾，就先去補脾，以防其傳。但季節和臟腑有關係，若在四季脾土當令的時候，脾氣旺盛，自然不受肝邪之尅，那就不必去補脾，只治肝臟就夠了。普通的醫生，不知道肝病要傳脾，也不考慮脾臟的強弱季節的關係，只見肝病，就去治肝，這便是頭痛治頭，腳疼治腳的簡單知識。

以上是講肝臟有實邪的處理，肝實則傳脾，這就是五行生尅，所說的“木尅土”。假若肝虛，就不能傳脾，治療方法，也就不同了，那就需要鑑別病情，採用或補或助或益的不同辦法，應該補，就用酸味的藥品，應該助，就用焦苦的藥品，應該益，就用甘味的藥品以調其平，這是指出肝虛，則不傳脾，只用補助益的方法，治其本臟，就不必再去實脾。本書包括肝實肝虛兩面，應互相參証。

由“酸入肝”至“不在用之”為第二段。本段註家多懷疑義，有的刪去不要，我們也存而不論，留待研究。“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，”兩句，直接前段，似尚合理。是說肝虛則用此、或補、或助、或益之法，因肝虛則不傳，治其本臟即可，如肝有實邪，則知將傳脾，就不能單純治療本臟，而需要先實脾而後治肝了。

“經曰”以下，為第三段。是說治療的正規，不要補其已實，更不要損其已虛，應當補其不足，損其有餘，和難經的意義，可以互相印証，最後示人以余臟准此，是說明人身無論那一臟腑有病，都應當以此為準，活潑潑的去掌握這個法則。

參 考

中醫傳統觀念，對於臟腑功能和治療法則，往往是運用五行生尅的原理，來說明相互間的關係，來處理疾病，五行是自然界的物質，而人體也是物質所構成，五行生尅的道理，好似表示物質的運動變化，所以就用五行來代表五臟，以此类推，以至於“五味”“五色”“五位”“五官”“五時”“五氣”“五臭”“五臟”“五

声”等等，通于无穷。五行相生是：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木。五行相尅是：木尅土、土尅水、水尅火、火尅金、金尅木。依照这样的规律，来指导诊断、治疗、用药，以至于观察机体各方面的生理变态，是古人在长时期临床观察所总结出来的经验，简单列表如下，以作参考。

五行	木	火	土	金	水	五味	酸	苦	甜	辛	鹹
五臟	肝	心	脾	肺	腎	五色	青	赤	黃	白	黑
五位	东	南	中	西	北	五音	角	徵	宮	商	羽
五官	目	舌	口	鼻	耳	五液	淚	汗	涎	涕	唾
五时	春	夏	长夏	秋	冬	五志	怒	喜	思	忧	恐
五气	风	热	湿	燥	寒	五脉	弦	洪	代	毛	石
五臭	臊	焦	香	腥	腐	五合	筋	脉	肉	皮	骨
五藏	魂	神	意	魄	志	五声	呼	笑	歌	哭	呻
五华	爪	色	唇	毛	髮						

原文第二條

夫人稟五常，因風氣而生長，風氣雖能生萬物，亦能害萬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，若五藏元真通暢，人即安和，客氣邪風，中人多死。千般疾難，不越三條：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，為內所因也；二者四肢九竅，血脉相傳，壅塞不通，為外皮膚所中也；三者房室金刃，虫獸所傷。以此詳之，病由都盡。若人能養慎，不令邪風干忤經絡，適中經絡，未流傳臟腑，即醫治之，四肢才覺重滯，即

導引吐納，鍼灸膏摩，勿令九竅閉塞。更能無犯王法，禽獸災傷，房室勿令竭乏，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，不遺形體有衰，病則無由入其腠理。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，爲血氣所注，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。

詞 解

〔疾〕音疹，作病字解。

〔干忤〕觸犯或侵犯之意。

〔膏摩〕即以藥膏涂布之意。有人解膏字爲塗膏，摩字爲按摩亦通。

〔遣〕作使字解。

〔五常〕古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，仲景自序：“天布五行，以動萬類，人稟五常，以生五臟，這是古人推類的說法，此仍作五行解。

〔風氣〕作空氣解，亦可作自然界氣候變化解。

〔元真〕是道家的名詞，解作元氣真精，代表人身氣血和抵抗力。

〔導引〕是柔軟的運動，如華佗五禽之戲，及后世八段錦，易筋經等。

〔經絡〕人體內血液所行之道也，大者縱者爲經，小者橫者爲絡。見醫學大詞典。

〔吐納〕作氣功解，吐故納新。

〔三焦〕是六腑之一，此應指津液流通的道路。

選 註

朱光被曰“風爲百病之長，故以客氣邪風，總括致病之源，以經絡藏府皮毛血脈，總括營衛表里之辨，內因外因，即邪之在內在外爲言，非內傷外感也。例內雖若爲中風家立論，然邪之中人，先皮毛，后絡絡，入藏府，由淺而深，百病皆然，故曰千般疾難，不

越三条，欲入于三条中，悟致治之大法也。”

語 釋

本条統言发病原因，并指示早期治疗的重要性。

人类生存在自然界里，一定要承受了五行物質以成形，又必須依賴空气，才能生长，古人認為主宰人和一切生物的生长化收藏，是风气。素問“六微旨大論”里面說：“夫物之生从于化，物之极由乎变”，这是說一切物質，都是在量的运动变化中生存，变化到了至极，便有質的突变而死亡。但是这种变化，离不开空气，所以古人說，“风气能长养万物，”又說，“风者百病之长也。”这也就是金匱本条所說的“风气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”，比作“水能浮舟，亦能复舟”。如果人的臟腑气血通暢，能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，而随时調节，自然安和而不生病。倘身体衰弱，或气候变化过于急剧，而人身的調节机能，不足应付，則客气邪风，乘虛而入，使人生活状态起異常变化，就能使人生病，甚至体力不能支持而死亡。

以下又把一切发病原因分作三条：第一，因身体的衰弱，經絡受了外面的邪气，乘虛而入于臟腑，这是內虛的原因。这就是所謂“邪之所湊其气必虛”。第二、邪气从四肢九窍而入于血脉不傳臟腑，而壅塞于血脉肌肉筋骨之間，使不得通，即成拘攣麻木风痺癱瘓之类，这是外邪的原因。第三、是在以上兩种原因之外，如不知节慾，房劳过度，就是內經上說的“以慾竭其精”另外是刀鎗金刃所伤，虫噬兽咬，为不內外因。一切发病原因，大部不出这三条，这是中医古代对于发病原因的認識。

宋代陈言的三因方所列三因，是以“六淫邪气所触为外因，五臟情志所感为內因，饮食房室，跌扑金刃所伤，为不內外因”。和金匱本段的三因，稍有不同，可以互相參考。

最后是說养生預防和治疗的方法，平时就应当注意养生慎疾之道，使身体健康，更要注意謹避邪风，不使侵入經絡，自然不生病，倘邪侵經絡，初感不适，即早期治疗，不要等疾病已經发展起来，

或已傳入臟腑，再去治療。在剛剛感覺四肢有些笨重，就趕快用柔軟運動的導引方法，或用氣功調息吐納的方法，或針刺艾炙塗膏按摩，各種方法去治療，則九竅不能閉塞，邪氣不能留滯，就不至使病程發展到嚴重階級。

保身之道，還要注意以下各點：第一、要遵守國家的法令，以避免受到刑罰，第二、要避免禽獸的傷害。第三、要注意節慾，不使精力竭乏。第四、要注意飲食，不要隨意亂吃過冷過熱的東西。人的食慾，每多偏好，五味必須要調和，過酸過辣，過甜過鹹，日久都會使人生病，如能依照上述各條，保護身體，就不会造成身體衰弱，一切疾病也就無從侵入其腠理。

最後解釋“腠理”二字，說明腠理的生理功能，腠理二字，是指皮下的部位。古人謂邪之中人，先由皮毛內傳，也就是先由腠理而後傳入臟腑。康健人的腠理，是人體外界第一道防線。

素問生氣通天論曰：“風者百病之始也，清靜則肉腠閉拒，雖有大風苛毒，弗之能害”。這更是一個有力的說明。原文說，“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，為氣血所注。”這是說腠理和人身是一個整體，體溫，水液，營衛，氣血，都在这里面往來運行，靈樞本臟篇說，“衛氣者，所以溫分肉充皮膚，實腠理，司開闔者也”。所以說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氣血所注。

原文第三條

問曰：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，願聞其說。師曰：鼻頭色青，腹中痛，苦冷者死。鼻頭色微黑者，有水氣。色黃者，胸上有寒。色白者，亡血也。設微赤非時者死。其目正圓者瘕，不治。又色青為痛，色黑為勞，色赤為風，色黃者便難，色鮮明者有留飲。

校勘